

新思维

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著



新 思 维

——关于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的
对话和议论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孔庆凤 杨淑珩 译
李正乐 孙凌齐

求 实 出 版 社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иалоги и суждения
о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наших
реформах**

Бурлацкий Ф. М.

Москва, Политизит 1988

责任编辑 朱 锐

封面设计 王 岐

新 思 维

——关于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的对话和议论

〔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

孔庆凤 杨淑珩

李正乐 孙凌齐 译

求实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 10.625印张 266千字

1989年元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001—28,000册

ISBN 7-80033-094-X/D·36

定价：3.90元

译者序

《新思维》一书，是苏联著名学者、时事评论员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布尔拉茨基的一部鼓吹改革的新著。本书以全新的笔调、多维的角度，向读者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苏联社会的客观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

布尔拉茨基是苏联最高领导层重要顾问之一，参加起草了自赫鲁晓夫以来许多重要政策和文件的制订，因而对苏联的改革史及其各种社会弊端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和全面的了解。目前他作为戈尔巴乔夫政策班子的成员积极鼓吹改革，强调要从新的角度看待当今世界。

作者在本书中，以新的科技革命为背景，以饱满的改革热情把当代世界和苏联社会的现实摆到读者面前。从横的方面看，作者从科技革命谈到人类在全球问题面前的抉择；从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向谈到社会主义的改革与更新；从苏联社会的严峻现实谈到中国改革的经验。从纵的方面看，作者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三巨头”决定战后世界命运谈到今天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从列宁的后期思想谈到当今苏联的改革措施。通过纵横交错的穿插，在巨大的时空跨度内展现出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

总之，本书是一本在历史发展的大范畴内考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著作，书中所涉及的大量问题，不仅是苏联社会所面临的，而且也是我国乃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阅读本书，将使我们得到有益的启迪，激发我们投身改革的热情。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孔庆凤——作者序；第一编；第二编第7章；第五编；后记

杨淑珩——第二编第5章和第6章

李正乐——第三编

孙凌齐——第四编

杨淑珩审校了作者序、第一编、第二编第七章、后记。

此外，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苏联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
三达·米·普罗皮尔纳娅同志给予了大量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谨表
衷心感谢。

作 者 序

这本书是在我国发生一系列变革的鼓舞下诞生的。新的思维，技术革命，革命性改革，作者在本书中要反映的正是这样一些观念。当然，本书具有初稿性质。书中许多内容用对话结构而成，这是因为许多东西尚未明确起来。任何一种见解都不是结论性的，而只是作为思考、讨论和争议的目标。

我们的理论、实践和社会意识愈深入发展，形成新思维的场所就愈多。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他对“争取无核世界，争取人类生存”国际会议参加者的讲话中谈到：“……要有新的思维，要克服从已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思维方法，既成见解和教条……新思维，可以说是我们呕心沥血得来的，是用来消除政治实践与人类道德伦理之间的脱节现象的”。

当然，这首先同战争与和平问题，同国际关系问题联系在一起。现在似乎所有人都清楚：世界性的核战争不仅会毁灭现代文明，而且还会完全毁灭整个人类生存。没有新思维，要认识和找到解决全球、全星球问题的途径是不可能的。

但是，新思维不能归结为国际问题。它对于理解社会主义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正在进展的过程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新思维涉及我们社会发展的某些基本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剧烈变动，这种变动正在加快它的节奏并积聚力量是产生新思维的前提条件。其中主要是社会革命，其后果仍在震动世界；工业革命，或者换一种说法，叫做计算机革命，信息革命，它们所带来的全部成就、矛盾和问题。

新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什么？是生产力和人的潜力的巨大高

涨，还是我们星球的生命遭受毁灭的威胁？是各国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还是他们之间的不平等和相互不信任的加深？

当然，使我和你们特别感兴趣的是，我们苏联人、我们国家在争取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这场世界性竞赛和斗争中能够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们感到并深知，在这场竞赛中我们错过了大约15年的时间，我们需要作出特别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改革，以加快我们的进步。在这方面，苏共二十七次影响下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具有深刻意义。但是，我们还仅仅处于漫长道路的起点。因此在我们意识中将国家内部发展问题同全球、普遍人类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的各种意见，见解和讨论就特别重要了。本书不过是一篇短论，它试图勾画出我们眼前所展示的这一巨大过程（就其后果而言）的某些一般轮廓。这就说明，为什么选择这些问题和根据所讨论问题的性质采取哪种表述方式。

如果本书所表示的见解能在读者心中引起反响，并对目前我们大家所需要的共同思考和探索起推动作用的话，作者将自认为十分满意了。

目 录

译者序.....	(1)
作者序.....	(1)

第 一 编 新 浪 潮.....(1)

第一章 世界向何处去?	(1)
第二章 技术革命.....	(29)
第三章 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	(46)
第四章 日本的奇迹.....	(57)

第 二 编 规 划 中 的 世 界(69)

第五章 决定的重负.....	(69)
第六章 列奥纳多的道德观.....	(91)
第七章 和平哲学.....	(131)

第 三 编 改 革.....(157)

第八章 一个办公室里的两种观点.....	(157)
第九章 公众的评论.....	(189)
第十章 阻 力.....	(199)

第 四 编 革 新.....(229)

第十一章 政治遗嘱.....	(229)
第十二章 列宁与改革.....	(248)

第十三章	关于文明	(262)
第十四章	自 治	(274)
第五编	中国的经验	(301)
第十五章	政治前提	(301)
第十六章	经济改革	(313)
后 记		(324)

第一编 新 浪 潮

第一章 世界向何处去？

作者与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温·托夫勒教授的对话。

费奥多尔·布劳茨基^①：亲爱的教授！我非常高兴在我家里欢迎您。不知您对我的工作了解得程度如何，但我相当关注您的作品并珍视它们。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您走着相似的道路，譬如，您的《未来的冲击》一书。我记得，您是以号召我们两国和全世界所有国家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努力解决全球问题来结束全书的。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尚未得知您的著作时，我在瓦尔纳国际社会学大会（1970年）上作了一个题为《普遍和平的规划——是幻想还是现实？》的报告。嗣后，我读到您的《未来的冲击》一书，我再一次地确信，任何一种新的或相对新的思想都不是在一个人的头脑中产生的。另一方面，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在关于能够现实地使人类从自我毁灭中得以自救和走向进步方面，我们的感受相同、观点相似。

今天我想谈谈您的新著《第三次浪潮》。关于这本著作虽然听说过，但目前我们只有少数专家了解它。我清楚，要想用简短的几句话将如此长篇著作的主要思想明确表达出来是很困难的。但

① 简称费·布

是，我还是想请您本人首先讲一讲这本书的基本构思、论据和结论。

阿尔温·托夫勒^①：首先，解释一下本书为什么与《未来的冲击》如此不同也许是有益的。《未来的冲击》，基本上是一本描写关于加快速度的因素，关于我们时代的社会变化和技术变革的书，在《未来的冲击》中，我不想描写一个再生的社会。而在《第三次浪潮》中重点恰恰放在描写再生社会的轮廓上，而不是在变化过程上。

在《未来的冲击》出版的1970年，要揭示再生社会的特点还为时过早，而现在新时代的某些典型特点已经能够捕捉到了。

《第三次浪潮》的基本论题在于，我们将脱离工业社会时代。一万年以前，有位史前爱因斯坦（大概是位妇女）想起并实施农业革命，从而发生了我们称之为“第一次浪潮”的转变。这场革命将部落游牧民族变为定居农民。

这个“第一次浪潮”标志了农业革命，这个革命进程非常缓慢，学者们计算，按每年1公里的速度，经过9千年才能在欧洲和其他大陆完成这一过程。

以后，大约三百年以前，在英国、在整个西欧开始了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席卷20多个国家，现在可以将这些国家称为工业国家。在北美有5亿人口，西欧有5亿人口，东欧和苏联有5亿人口，亚洲有5亿人口（新加坡、台湾等）受到波及。

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将大多数农民变为工人。

我们时代所发生的变革仿佛是相互孤立的。但是如果深入观察，就会发现许多现象之间的联系。现在正在发生的是变革的第三次浪潮，它至少同工业革命一样地深入，同工业革命的唯一差

^① 简称阿·托

别是这一变革的进程要快得多。“第一次浪潮”为完成其使命用了1万年，“第二次浪潮”用了三百年，“第三次浪潮”正以非常、非常快的步伐向前冲击。

工业革命不仅使农业和工业的就业人数进行重新分配，也使涌入城市——工厂和服务设施的劳动力猛增，还使家庭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农业社会中，家庭乃是人们共同劳动生活的经济单位。随着工业的出现，家庭发生变化，家庭变小了。代替多人口大家庭，出现了小家庭：外出工作的丈夫，留在家中的妻子和很少几个孩子。据社会学者计算，每个家庭有1.8个孩子。家庭失去了其重要性，它的许多职能被社会所取代。

以前是在家里教育孩子，而在工业社会由学校承担；过去病人在家中治疗，现在则在医院就诊。这样，人们多半时间都不在家里，这使新变革同过去相比更为深刻。

费·布：这么说，您是认为社会的根本改造和人性的彻底变革正在等待着我们？

阿·托：今天发生的变革和那些尚在前面等待我们的变革正在不断加剧。在最近的10—15年间，将出现不是微小的而是革命性的变革。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整个文化和社会制度将发生彻底变动。这是一些前所未有的变革，所有这些都将发生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初。

我们只要等上30年，就足够了而不是300年，也不是1万年。现在谈谈变革本身的性质。我们唯一可以使自己懂得的是这些变革的实质具有何种革命性，这是通过对目前正在浮现的新制度同我们眼前正在消亡的工业化社会制度相比较的途径来进行的。我与妻子周游世界，体系本身的崩溃随处可见。是什么体系崩溃呢？不是资本主义体系，也不是共产主义体系，崩溃的是世界工业化体系，是生活方式，是工业革命建立起来的文明。

费·布：托夫勒先生，您不认为我们正在看到，在不远的将

来发现不仅是一种，而至少是两种趋势吗？一种趋势是国际化，形成您所说的“第三次浪潮”，而我称之为科技革命。第二种趋势是同文明形式的某种民族和社会特性的发展相联系的。我想以日本为例阐述自己的看法。

我到过那里几次。这个国家是当代工业化发展最引人注目的范例。然而，日本人仍为日本人，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爱国精神、甚至民族主义，他们珍惜自己的历史财富。对美国、法国、印度和中国文化也可以这么说。正因如此，在一个长时期内将发生某种深刻的过程，即在“第三次浪潮”的范围内，用另一个概念来说，是在科技革命文明的范围内，将有许多相对独立的文明开始形成。

阿·托：我认为您是对的。我以为“非大规模化”的概念是分析这一过程的关键所在。工业革命，即变革的“第二次浪潮”形成群体社会的整个链条。如果我们拿两打工业国的状况观察一下的话，很容易发现它们虽看上去是不同的，朝鲜人讲朝鲜语，瑞典人则说瑞典话；俄国人有一种意识形态，美国人则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但却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并行现象——大规模生产、大规模分配、大规模休息、大规模破坏、大规模教育。每一个工业社会，无论它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无论它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都要遵循某些原则：标准化、集中化、极限化、巨模化、伪宣传化、专业化、同步化。从火星来的人各地所见也许都一模一样。

费·布：但不管怎样，“第三次浪潮”的概念的缺点在于它不够确切，因为，这一概念象“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一样，没有反映未来时代的特点。“第三次”一词或“后”字不具有质的规定性。因此，我倾向于使用“科技文明”的概念。它包括微机革命、核动力学、新材料的生产、生物工程学、宇航工程学等等。但归根结底问题并不在于名词术语，而是在于明确设想一下未来科技文明

范围内依然存在的社会体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差异。

阿·托：我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莫斯科、曼彻斯特、明尼苏达、明尼阿波利斯看到某种相同的现象：各地的人在同一时间起床，在同一时间用早餐，在同一时间去上班，在同一时间工作一定的小时量，在同一时间回家，在同一时间看电视，在同一时间睡觉，这些也许相差一小时或个把小时。这是同步化的大系统有节奏地搏动。这是一种大节奏，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在每一个工业社会都存在着最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压力，以使步调一致，使所有人都逐渐变成一种模式。使我们同我们的邻居穿同样的服装，使我们同我们的邻居有同样的信仰，使我们同我们的邻居收看同样的电视节目，使我们同我们的邻居对同一事物投赞同票，等等。

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就在于此。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是一场真正的辩证革命。之所以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于它不是大规模化过程的继续，而是一个新的过程，即非大规模化的开始。

费·布：这是什么含义呢？

阿·托：可以解释作为新生产方式开端的“非大规模化”的概念。

费·布：您是否指技术、劳动技巧或生产中的关系？

阿·托：我是指包罗万象的新原则。这不是集中化，也不是标准化，这是某种相反的东西——非集中化、非标准化和非官僚化。标准化加专业化加同步化加集中化加极端化，所有这些官僚性原则都源于工业化过程。

“第三次浪潮”带来非大规模化和非官僚化的原则。我们先从生产方式谈起。我的妻子和我曾在工厂干过5年，她从事体力劳动，制造飞机部件。我在制造汽车、自行车和其他许多东西的流水线上干过。我原是铸钢厂的一位机械师。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同样的产品。

这是一种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上的经济：我们生产的越多，我们的劳动产品就越便宜，我们生产的每样东西就便宜了。

马克思曾说过，最发达的生产方式是大批量。亨利·福特也是这样想的，每个资本家和共产党人也都重复这一点。但是，现在最先进的方式是非大规模生产方式，大批量生产方式现在则是一种落后的方式。

我们参观过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工厂，发现最先进的企业现在不是大量生产同一种产品。这些企业是借助微机进行生产：制造16个某种相同的零件、142个其他东西、1万个这种东西、2个零件和42个另外的东西，即不断变换生产过程。因为新的工艺产生了迅速转产并使不同产品变得便宜的可能。

这就要求必须在新技术基础上实行个别定货，即单个物品的生产。这比以前，即比大规模生产方式条件下要来得便宜。

费·布：但在地球上居住150—200亿人口的未来，采用产品的个别生产是否是现实可能的？

阿·托：当然，某些东西也将由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但这在现在也已不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了。

原因并不一定是消费者的利益，这将更便宜便是原因所在。这种利用最先进工艺的生产方法较利用老式工艺的生产要便宜。我所感兴趣的是从辩证的观点看，这意味着什么。在工业革命以前，生产不是大规模的，然后，开始了消费品大规模生产的工业革命时期，而现在我们又开始回转——从大规模生产转向个别订货，但这已是建立在高工艺的基础上了。这是一种螺旋式上升。

费·布：这种观点是否带有片面性？要知道，影响改变进程的不仅有技术，而且还有社会、政治、家庭、道德等方面。您回想一下圣西门，您的理论是否同这位也许可以作为奠基人的法国伟大的思想家的技术决定论有共同之处呢？

阿·托：不，当我年青幼稚的时候，我可能是技术决定论者，但现在不是。现在当我考察工业发展的所有趋势时，我不认为它们是这样重要了。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产方式非常重要，而我并不认为生产方式是决定性因素。体系其他部分发生的情况也会产生影响、引起变化。在我考察分配系统时，我看到每一个工业大国都有一个大规模的分配系统。没有大分配就没有大生产。在分配领域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了呢？出现越来越多的形形色色的分配渠道。而且，越来越多的渠道失去了为小集团服务的可能性，这些渠道有选择地在这些集团间分配商品。这是一种更复杂精细的方式，它不是提供大量产品。

在大众传播领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所习惯的几条电视频道被20、30条频道所取代，而后还有通过卫星、电台等等渠道的直播。

费·布：大众传播已变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政治领域。

阿·托：但是，出现信息手段的非规模化，出现专业性很强的小广告、杂志和个人微机。我们正在走向个体化。现在，我在通讯系统发现某种同工业生产系统所出现的情况相适应的东西。

费·布：总的说来，我觉得您所涉及“第三次浪潮”的思想是很有意思的。但是否应该再给这一思想补充点什么呢？我觉得，这种思想在宏观水平上可以说是令人信服的。其实，您是按一个标准，即按劳动的性质和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标准把整个人类分成几个部分。而实际上，人类史要复杂多样。您是否记得，恩格斯有关经济决定论者的著名论断？他在马克思逝世后指出，假如马克思看到自己继承者们的著作，他一定会惊呼起来：“……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您的提纲尚需补充所有制、政权、文明性或文化等内容。至于所有制和政权，这里无须做长篇议论。我认为，你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坚持这样一种观点：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决定社会主要制度、最终也决定政治制度的形成。顺

便提一下，这一点最初还是由古典思想家们揭示的。稍后，启蒙时代的卢梭用这样一个著名公式表达了这一点：第一个把自己的土地围上篱笆的人，奠定了带有全部成就和弊端的现代文明的基础。

而政权问题大概在历史和社会方面的著作中已研究得相当透彻了。提一下我们时代的马基雅弗利^①或孟德斯鸠^②，米谢尔·斯^③或韦伯^④就足够了，我觉得应当把人类学的观点，也就是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补充进来。我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人的生物属性，这至少在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阶段实际上没有发生变化，我所指的是智力和文化水平，换言之，是知识水平、思维能力和智慧。人的本性形成过程比以往众多的思想家所认为的要复杂得多。上文提到的卢梭认为，随着人的变化，风俗习惯便具有完全另一种性质。然而我们却看到，在当代同一种所有制范围内，例如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了完全对立的制度和道德基础。提一下法西斯主义就足够了，它不是产生于其他地方，而是在欧洲的中心，在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共和政权形式繁荣的时期产生的。换言之，还应把其他一些标志列入我们这张完整有趣的略图。

阿·托：我不想在我们谈话之后留下我要1个乌托邦的感觉，我不要乌托邦。我认为，我们目前关于正在变化的情况的思维方式，对我们理解未来的某些情况有所帮助。但是，也许明天我们便不得不重新看待自己的分析。

我想涉及一下我们尚未讨论的问题。经济变革的基本部分在于生产因素方面的变革。在此以前，我们认为原料和资本是生产

① 马基雅弗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作家——译者注

②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哲学家——译者注

③ 米谢尔·斯：(1876—1936)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④ 韦伯：(1868—1958)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